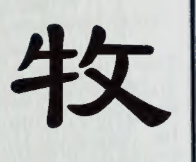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二十八目

敦厚

田叔　何武

閻敞　陳寔

廣范三見　童恢

韋忠　汲固

蕭子良　張進之

范廣　安成王

朱震　趙戩

應融　歐陽顥
楊渙　羅金生
龎涓　柳仲郢
蘇瓊　畢構
陳君賓　錢徽
盧鈞　鍾離權
曹彬　司馬池
張詠八見　晏元獻
韓魏公五見　杜衍三見

司馬溫公　王　結
范文正公　三見　周敦頤
蘇　頌　二見　唐　介　二見
錢忠定公　陳希穎
滕元發　胡文恭宿　三見
翁蒙之　周必大
侯叔獻　尚　霖
柳敬中　陶　魯
黃簡肅　伍文定

陸[illegible]

牧津卷之二十八　敦厚

明山陰祁承㸁撰

田叔

田叔守漢中、佐蕭何轉餉不乏、後事趙王敖、敖得罪、詔捕有敢隨王者、刑三族、叔赭衣自鉗、隨王至闕下、事白、復拜漢中守、

田叔自鉗隨趙王、與燒賢梁獄詞、總是有識力人、故所爲自有益於國體、

何武、

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乎、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議大夫、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從事廉得

其罪狀者，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予賓客爲羣盜，坐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釋之，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行部必先集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武爲人仁厚，喜進獎人物，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凡遇舉刺，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獎薦奉公之嗇夫、慚服騰毀之太守、總以平心出之、宜其無赫赫名也、然而躬行表率民德歸厚矣、

閻敞

閻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

困謬言耳、郎君無疑、

不特閻敞不易得、即不取多錢之孫、亦不易得、

陳寔

陳寔少爲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

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爲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著也寃囿自引徵闢者考樂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蒋丧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户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陳太丘盛德感人古今以爲美談而迹其生平惟平心率物一語盡之天下盛德事

斷非不近人情者、所能襲取、

廉范

廉范、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

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

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范叔度高世之行雖在盡心左右融而及死竟不一言貞心俠骨豈復修名者乎若收斂薛漢一時知己之感不惜捐軀以徇古人猶有行之者然生死之際亦難言之矣

童恢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

鬬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候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殽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究二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與尤異遷丹陽太守

急舉主之義人情所不難惟詣闕爭理於前而杖策遠退於後非識度勝人者不能○禮讓之治又能使百務皆有條章眞有體有用之才獨呪虎一事近迂亦近怪

韋忠

韋忠爲太守陳楚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

走賊射之中三劍忠以身捍楚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生死之際乃見義士

汲固

汲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人也固便潛還徑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固即以婢

兒授之事尋泄固攜寶逃遁遇赦始歸寶鄉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佑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眞李氏之程嬰

蕭子良

竟陵王蕭子良昇平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吏自此公役勞擾及齊代宋子良請悉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

行既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山陰

人孔平訟嫂市米負錢，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

寡嫂讓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竟陵不但以敦義自處，且能以禮讓教人，

河間卓爾不羣，不能擅美於前。

張進之

張進之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太守王味

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

力。味之嘗隨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

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遜之門，輒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

盛德自能感人。

范廣

范廣，即范畧之子，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娣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

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不惟廣有古人之誼卽劉丞之忠誠亦不易得不知何以坐事當死

安成王

安成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爲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卽日辟爲西曹

豈惟崇厚寔標風尚、

朱震

朱震爲銍令、故與太傅陳蕃相友善、時蕃爲奄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震時在銍、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陳仲舉之交、自應不乏義士、朱震何必讓

杅臼、

趙戩

平陵令趙戩、王允故吏也、允被害、莫敢收其尸者、戩棄官營葬之、卓嘗收戩、衆人驚危、而戩顏色自若、卓乃悔謝、得免、

卓亦知世間有忠義事乎

應融

應融爲汲令、常愛士、好行其德、時祝恬以公車徵、道得瘟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若無醫、聞融名、

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至客舍邂逅不自貞哉顧相隨俱入解傳恬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恬強從融宴乃別恬到拜侍中尚書僕射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

交誼衰薄、如江河之日下、況以素不相識之人、而能周恤于窮途生死之際、如汲令者、與人倫盛事、如鄴令者、乃禽鹿視肉者耳、

歐陽頠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衡州刺史

歐陽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卒、頠並依信還之、時人歎服、

一刺史還故人之寄物、何足爲難、難在蕩析之後、然能從良心起念、亦不必問貲財之盡不盡、

楊渙

李驤攻犍爲、獲太守龔恢、恢爲天水西縣令、任

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澳侍衞、回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澳曰、背主而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倂見殺、

故吏何不能爲太守地、徒令功曹擅名義士乎、

羅企生

羅企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殷仲堪之鎭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

求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遝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玄猜忍之性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荆州吏、荆州奔走存亡未判、何顔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卽生奸計、力劣不能剪滅、恨死已晩、玄

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遇害。母胡氏。一日焚其裘。

企生不但爲仲堪之義士。亦自爲晉室之忠臣。宇宙閒自不乏奇男子。

龐清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者死。破羌長龐淸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救遣不殺。

不特敦故，亦見從腸。

柳仲郢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與從質正員官，

仲郢不以盛衰廻念乃正以盛衰爲變詐

蘇瓊

蘇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徐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曰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曰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延祐之言自是直躬而行若瓊則不無有

意爲周旋然涉世之法不得不爾

畢構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

猗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楙弟栩、任太府主簿、晋司吏部、聞楙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

敦倫仗義之人、自能有孤潔獨行之槩、

陳君賓

陳君賓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散、君賓加意勞來、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

霍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美、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今年調物、入爲太府少卿、

儉歲恤及隣境、眞是化薄還淳、

錢徽

錢徽貶江州刺史、初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

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竝譖徽求致第第渾之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奏徽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之

錢蔚章非直矯情爲厚其識度過人自遠但以白太傅再試而黜落過半是豈有意爲異同抑文章故無定品邪

盧鈞

盧鈞爲華州刺史，貞元後流放衣冠子孫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槥還葬，有疾苦喪，則經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室家，以奉廩資助，凡數百家。

流放衣冠子孫，守土者故自當念。

鍾離權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姻戒不敢有他言權視事歸見於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怪而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窩毬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前縣令也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爲巳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權大驚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

情景最眞聯之○可涕

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久留當輟吾女之奩篚、先爲求壻嫁之、吾女更俟一年、別爲資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我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天下事自有中正之道、女子嫁人、一定其約、終身不可渝、擇壻配婢、於情於禮、皆爲深愜、乃若以子娶婢、令離女別嫁、毀前盟

而裂倫好鍾許皆失之矣特其跡近厚於此以風澆俗可也

曹彬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待一犯罪吏其用意忠厚乃爾下江南而不殺一人豈獨受命於藝祖哉其仁心爲

質者遠矣、

司馬池

司馬池知杭州時、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摭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爲鈞僕私廝、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不能忍、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司馬公原無自歉之念、何必以忘怨爲厚、

此所以爲溫公矣、

張詠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憂使之然爾、故憫之、

如此能曲體下情、亦是胸中人我之見大徹、

晏元獻公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條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報之耳、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主僕有定分、下凌上、賤妨貴、此識體者自饒爲懲、但其不以言官子稍念、此來渾厚不可測、

韓魏公

韓魏公琦判大名府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盞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何罪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系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曰公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二公知其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

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后世、亦將貴顯無極矣、

魏公器量、得之天授、一腔生機、直是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封案一節、微處更覘其眞、○與曹武惠之事同、前賢存心之厚、如出一轍、

杜衍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閒不職者，即委之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之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不才者陶鑄，才者引拔，眞宰相事，此所以

爲祁公若不識面而未嘗不力薦尤聖賢之度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光從龐籍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紓河東貴糴遠輸之苦籍從之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於敵籍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永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宜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爲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公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與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一路獨得免、

溫公不負薛主於既沒、豈肯負國家於當官、立朝事業、可卜於此、

王績

王績爲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幷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遺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

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晉不知而獨得私貸志
罪曾深愧謝不自容王虔之裕如無愧懼也由
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既用薦者引對吏部狀
其功過奏日有晉姓名時晉已參大政立殿中
仁廟目晉曰豈卿邪晉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
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
得不降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

王公甘罪已以庇人人情所難且能識簡

肅爲公輔之器而自以碌碌無他志寧畀

已以尊人尤人情所難賢哉繕也此豈苟
仰俸入以養妻子者哉但魯公紫已嚮用
而繕尚沉困銓曹者二十餘年使王公之
獨為君子吾於簡肅殊所未解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
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
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
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

客感歎、有泣下者、及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伶俜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范公仁過於所遇類如此、

文正盛德事、固其緒餘、然恒人值此情境、亦自當惻然、

周敦頤

周元公敦頤在郴時、郡守李初平賢之、既薦諸

朝、又周其不給、及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歎息曰、是能葬舉主者、

葬舉主、不必濂溪先生能之、特其誠心調護、始終不懈、不可及也、

蘇頌

蘇頌丞相、平生於人無纖介仇怨、在杭州日、有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頌笑曰、吾豈爲是

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不辯書劄，在厚者固以此為包容，在巧者亦以此為鈔用，在淺夫視之則難，在有識者視之甚易，惟是使歸明之虜人，能見義則服，至誠動物之驗，寧可強乎，

唐介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屬介訊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徙獄其寃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

辨寃獄職分事也賞歸於御史而未嘗自言此所以爲唐子方

錢忠定公

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獄狀守將謂曰劾

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

功尚不欲自明况以暴人之過此長厚所必不為治獄得情乃其職分味此語也可以消相形之忮心矣

陳希穎

陳希穎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素貪墨秩滿將行小吏白其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希穎使驗治希穎受命

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時不能懲艾今其去而反以巧吏言中之哉夜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陰訐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乃易置行李明日與吏偕牙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至郡庭啟視則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

希穎雖不無委曲維持之意然於體自當爾抄在使小吏自指其篋郡將安得不釋然

滕元發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旣歿十年貧不克葬元發皆備禮葬之

二公久不克葬固饒清德章敏此舉不但示厚亦足廉頑

胡文恭

胡文恭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罷去羣小嬰然謗議自通判以下不肯書簿

公面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謀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

同寅分謗、自是長厚之道、文恭此言、正可

警薄俗、

翁蒙之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陽激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以書遺之、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取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

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翼日乃佯為捕搜着而以無所得告儼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趙氏竟得無他

賢尉以一官全忠簡之家且全平日賢士大夫之姓名其所裨於國體者不淺蒙誣獲罪榮於一日九遷矣

周必大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

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守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爲門戶計既失官觖觖失望殊爲不禮復私訴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惟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

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坐失官而免吏死益公之厚德於是乎不可及矣然必有一段可爲深憫者在耳至掃雪迎宰相事豈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乎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戚奥

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甯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捐、估所捐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

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簽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黙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郎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

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廪，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廪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醵此錢，使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爲工部判都水監。

叔獻存心之厚不可及，處事之詳審尤不

可及。卽此一事。便見許大經濟。

尚霖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困劇。霖詣所托。尉扶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士族。一久。夢尉拜且泣曰。感公之恩。力請于帝。令得爲公子。生子穎。及長。敦孝力學。官大理寺。

恤下僚之誼。長吏當以此置念。

柳徽中

柳徹守初舉明經、授登封學諭、陞常熟縣知縣、蒞務精敏、興植墜廢、崇儒敬士、孔氏子孫、有流落邑中者、貧不能給、徹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妻、築室宣化門外、給產養之、又得范文正裔孫、復爲築室、贍以飲食、製衣巾、具束修、遣入邑庠、其敦名教厚風俗類如此、永樂初以憂去、服闋、吏民詣闕請復任、陞蘇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甚宜之、

非獨敦厚風俗、亦足表章聖賢、

陶曾

陶節菴曾以蔭補新會丞年僅弱冠君無幾何而長令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曾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學問乎曾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人在浙曾受業肅先生先大人沒而殖隨落今業已爲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師可乎曾雪泣謝因執弟子禮重乃與曾約曰每晨後當投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

無辭煩難乎劉喜見省宇自是背誦覆講所有
新得重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抑丞才識已太過
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
大顯庸爲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璽卒於
官劉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贐其歸櫜甚周
且厚臨行謂重二子曰先公廉而貧其敎其過
於骨肉如天之德何日能報二子異日必有以
相成及劉繼重爲令薦陟臬僉二子果負笈來
謁劉館穀豐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

錄爲瀧水廩生皆得貢爲學官士林稱之

重之知人曾之佩德兩人具有古道

黃簡肅

黃簡肅珂任龍陽令有郡司理溫某來縣綰審置郵夫馬先是巳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收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騷然珂曰民籍巳定勾攝恐益滋弊昜巳諸溫以爲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珂謝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前事有告其誣罪良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珂推官

何如人珂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若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命珂理其事事竟得白推官服珂之度量

大凡有執持人始能爲厚道事

伍文定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及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眞兩賢相得益敦矣、

陸珊

陸珊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爲皇木、送侍郎方鋭起坊、督木使者誤論珊、珊不辯、人或諷之奏白、珊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力崇節儉、值歲饑、珊竭倉庫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

以一默全三賢、末世何嘗無盛德事、

牧津卷之二十八 終